



张芝和索靖的书法人生

□ 邓慧君

张芝和索靖是汉末魏晋时期草体书写的开拓者，他们将隶书演变成富有书卷气的艺术，不仅丰富了书写的形式，还推广了汉字的应用。



张芝雕像

众所周知，汉文字开始于殷商甲骨文，经先秦金文篆体（大小篆），秦始皇统一六国“书同文、车同轨”后，到西汉时隶书开始成为主要书写形式。至此，汉字经过将近两千年的发展，步入书写简易、形制规整、笔力沉稳的阶段。东汉后期，隶书开始向随意洒脱的个性化方向演变，草书因此产生，草书使汉字书写建构起艺术性的美学享受，很快得到文人雅士、宦宦达人乃至民间书写者的赞赏和喜爱。草书的出

现标志着我国书写形式从刻板规整走向恣意洒脱。

草书的产生与纸的发明相伴而生。公元105年，蔡伦改进造纸术，汉字书写从竹简、布帛转至纸张，可以说纸的发明，推进了书法艺术的发展。

汉武帝在河西走廊设置郡县后，大量中原和关中移民迁入，促进了河西走廊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东汉后期，敦煌已成为偏居一隅的文化边缘，张芝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生于敦煌。

张芝，东汉敦煌郡酒泉人（今甘肃酒泉瓜州县）人，字伯英，我国草书的开创者。张芝出生仕宦之家，其父张奂，《后汉书》有传，历任议郎、安定属国都尉、使匈奴中郎将、武威太守、度辽将军、大司农、护匈奴中郎将、少府、大司农、太常等职。张奂仕宦足迹遍关东、塞上、陇右及河西走廊，在东汉西北防卫中立下汗马功劳。后因牵扯入党锢之争，归隐乡里，直至终老，于汉灵帝光和四年（公元181年）去世，享年78岁。

张芝为张奂长子，自幼勤奋好学，痴迷书写，淡泊仕宦，朝廷曾以有道征，谢绝，由此被世人称为张有道。张芝勤于笔墨，据《晋书·卫恒传》记载：“凡家之衣帛，必书而后练（染）之；临池学书，池水尽墨。”临池习字由此而来。张芝将字字独立、笔画分离的章草，连笔挥毫，改为字字相连，意气承接且变化无穷的今草。其创作的草体书写形式，冠名后世，开启书写的千秋功业。

张芝草书承自章草，传说章草为东汉皇帝首倡。汉隶规整工稳，有人随意潦草书写，使得书写速度加快，书写时间缩短。汉皇帝甚喜这种书写形式，在汗牛充栋的奏章中提笔御批，速度快，耗时短，此后这种御用潦草之法被纷纷仿效，经书写者的细微补拙，迅速蔓延至民间，并冠以章草的美名。

章草在东汉后期已经普及，经杜度、崔瑗、崔寔效法，章草由潦草到追求草书之美，东汉末，张芝进一步发挥，摆脱了残存的隶书形迹，自成精巧之态，收放自如，美若流云长河，令世人刮目相看。张芝草书的上下字之间，字与字之间，笔势牵连相通，贯通一气，字的整体效果十分有气势。张芝的草书源于章草，又别于章草，被世人称为今草，之后今草便成为一般意义上的草书了。张芝省减了章草的点划波磔（即撇捺），连笔飘逸，运笔优雅飘逸，被后人推崇为“草圣”。

今草使汉字书写进入新阶段，那就是充分展示书写者独具特色的书写风格，用笔随意，挥洒自如，或如飞龙长空搏击，或如游鱼悠然惬意，或如清涧长流，流而飘洒，或如白云萦回崖谷，任于造化，收放之间，体现书写者用笔之神奇和阔达。其要求功力熟练，心气沉稳，充分体现了书法的创造性风格。

后人赞誉张芝不绝，三国书法家韦诞称其为“草圣”，书圣王羲之十分欣赏张芝，认为魏国的钟繇，东汉张芝乃书法大家。后人将张芝和钟繇、王羲之、王献之称为“书中四贤”。

张芝的草书墨迹流传后世的仅有《冠军帖》。《冠军帖》被《淳化阁帖》收存，《淳化阁帖》也称淳化秘阁法帖，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大型书法帖，出自北宋淳化三年（公元992年），是宋太宗将秘阁所藏历代书法，令学者摹刻在枣木板上，拓印汇帖共十卷。张芝《冠军帖》收录在《淳化阁帖》第五卷中，《淳化阁帖》使得张芝书法真迹得以流传。

张芝也勤于著书，著《笔心论》五篇，可惜早已失传，只在晋朝卫恒的《四体书势》中留下一句话，“匆匆不暇草书”。

张芝的草书影响所及，批及旁人，

也熏染家族后人。张芝姐姐的孙子索靖受其影响，也在草书上颇有建树，自成一派，做魏晋书法之坛。张芝的弟弟张昶，字文舒，也善草书。

受张芝草书影响，其姐的孙子索靖承草书之脉，临池习字，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位居魏晋书坛。索靖（公元239年—公元303年），甘肃酒泉人。曾官为征西司马，人称“索征西”。索靖出生于仕宦之家，父亲索湛曾为北地太守。索靖自幼便有逸群之才，与乡人范衷、张翹、索珍、索永赴洛阳太学，驰名海内，号称“敦煌五龙”。其他四人早亡，只有索靖精博经史，留名后世。索靖年轻时曾任州别驾，郡举贤良方正，后因精通西域事务，拜骑都尉，出为西域戊己校尉长史。后受举荐，认为其才艺绝人，宜在台阁，不宜远出边塞。晋武帝将其擢为尚书郎。索靖与尚书令卫瓘都以善草书知名，深受武帝宠爱，时人誉为“一台二妙”。后人评价道：“曜得伯英（张芝字）筋，靖得伯英肉”，意思是他们两人各取张芝所长，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索靖平生著述颇丰，撰有《五行三统正论》之作，主要辨理阴阳运气，又撰写《索子》《晋诗》各二十卷，均散佚。索靖撰写的《草书状》存于《晋书》索靖传。索靖曾经为莫高窟仙岩寺题额。索靖流传后世的书法作品有《出师颂》《月仪帖》等，宋代《淳化阁帖》也收集了索靖的墨迹《载妖帖》八行、《七月帖》四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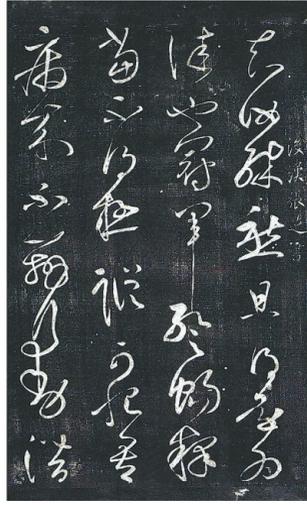
索靖书法对后世影响很大，唐代书法家欧阳询法度，不轻易赞赏他人，一次，路见索靖书写的碑石后，竟卧于碑下，朝夕摩挲，不忍离去。

索靖的书法，浓淡得度，内涵朴素，古朴如汉隶，转折似今草，气势雄厚，历来被书法家称为上乘。《月仪帖》圆润、古雅、含蓄、浑朴，用笔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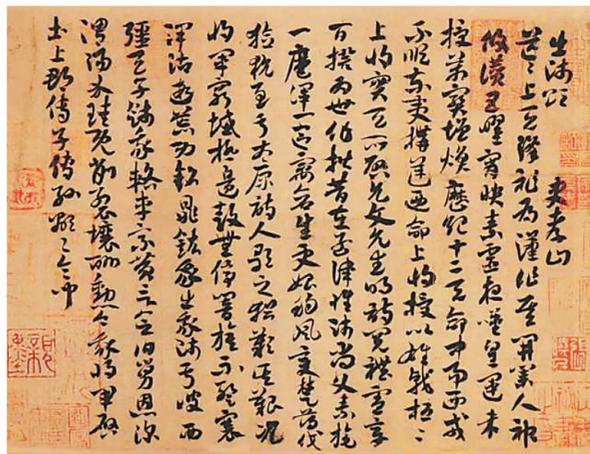
庄，沉稳厚重。南朝梁武帝萧衍赞赏他的字“道劲而峻险。道劲处如飘风忽举，鸢鸟乍飞；峻险处如雪岭孤松，冰河危石”。黄庭坚也称道其书法为“笔短意长，诚不可及”。其草书字体有“银钩冠尾”之称。有人比较索靖与张芝，认为“精熟至极，索不及张芝；妙有余姿，张不及索靖”。两位大师的书法各见所长，都不失精湛完美。唐朝人把索靖的草书列为神品。

索靖《草书状》一篇，对书法的演变、风格、气韵、用笔及章法等作了全面精辟的论述，有些基本观点，至今仍具有指导意义。《草书状》一文对草书的产生和形状作了惟妙惟肖的描述，表达了作者对草书的赞赏和厚爱之情。

以张芝、索靖为代表的草书开了我国书法艺术的先河，使书写形式达到美学的欣赏和熏陶境地。



张芝的《冠军帖》(局部)



索靖的《出师颂》

齐家文化中的盘状石器

□ 杜维



齐家文化的盘状石器(作者供图)

齐家文化是我国最早的青铜时代文化，也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末段至青铜时代早期的考古学文化，距今约4200年—3600年，历时约800年。齐家文化是以甘肃为中心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并且已经进入铜石并用阶段，名称来自其主要遗址甘肃广河县齐家坪遗址，齐家文化是分布在河西走廊地区的一支重要的早期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

在齐家文化石器中有较典型代表之一的是琢日月纹盘状石器。在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中，通常把盘状的器物称之为“盘状石器”。这类将砾石或石核边缘打成厚刃，用以砍砸的“盘状石器”，习惯上把两面刃的“盘状石器”称为“敲砸器”，单面刃的称为“砍砸器”。一般认为，“敲砸器”“砍砸器”“盘状器”“圆盘斧”“圆盘形器”“饼形器”等。

齐家文化的“盘状石器”除“敲砸器”以外，还有一点比较特殊，其双面

但称其为“日月纹”，作为专指比较中性。笔者认为，将此类盘状石器命名为“齐家文化琢日月纹盘状石器”，应该更为准确。

1947年，史前考古学家、古生物学家裴文中（1904年—1982年）先生和同事来到甘肃，在临夏附近调查了张家嘴、崔家庄等遗址。《裴文中史前考古学论文集》记载，在崔家庄“……所采之论，计最多者为打击之石器，圆形及长方形皆有，并有偏平甚大之砾石，一面凿为半环，他面凿一圆坑者，不知其用途及意义为何。”目前所知，裴文中先生是发现记录齐家文化琢日月纹盘状石器第一人。

据喇家遗址发掘领队叶茂林先生介绍，喇家遗址一个房址中出土了一批“刻符石”，大多在房址周围，摆放得整整齐齐，有大有小。有学者整理研究了73个，认为刻符石器是喇家遗址所出石器中的一类特殊现象，属琢制石器，有圆形、椭圆形、近方形等，有部分残缺，且重量、大小不一。多数长15—20厘米，最大达26厘米，最小约10厘米；厚度在5—7厘米。这类石器上刻画有圆形与弧形的图案，形似日月，多数石器的一面为圆形，另一面为弧形；有的两面都为圆形；有的一面有圆形另一面则无图案；个别一面为圆形，另一面为四个圆形连成的月牙形弧线。根据符号组合的不同，将其大体分为两类：第一类两面均有符号；第二类单面有符号。刻符石器数量较多，图案重复率也较高，极可能有着某种特殊的用途。

通过出土的众多盘状石器，让我们更加了解到齐家文化，盘状石器是原始石器工具中最早规范定型的石器之一，其分布地域广阔，使用时间较长，分属旧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以玉器、石圆圈、祭坛、祭祀礼仪、天文体系、日月崇拜、“昆仑”崇拜、青铜革命等文化内涵，对后代中国商、周及先秦时代以玉通神信仰、礼制文化等华夏文明的成熟璀璨产生了广泛影响。

据喇家遗址发掘领队叶茂林先生介绍，喇家遗址一个房址中出土了一批“刻符石”，大多在房址周围，摆放得整整齐齐，有大有小。有学者整理研究了73个，认为刻符石器是喇家遗址所出石器中的一类特殊现象，属琢制石器，有圆形、椭圆形、近方形等，有部分残缺，且重量、大小不一。多数长15—20厘米，最大达26厘米，最小约10厘米；厚度在5—7厘米。这类石器上刻画有圆形与弧形的图案，形似日月，多数石器的一面为圆形，另一面为弧形；有的两面都为圆形；有的一面有圆形另一面则无图案；个别一面为圆形，另一面为四个圆形连成的月牙形弧线。根据符号组合的不同，将其大体分为两类：第一类两面均有符号；第二类单面有符号。刻符石器数量较多，图案重复率也较高，极可能有着某种特殊的用途。

据喇家遗址发掘领队叶茂林先生介绍，喇家遗址一个房址中出土了一批“刻符石”，大多在房址周围，摆放得整整齐齐，有大有小。有学者整理研究了73个，认为刻符石器是喇家遗址所出石器中的一类特殊现象，属琢制石器，有圆形、椭圆形、近方形等，有部分残缺，且重量、大小不一。多数长15—20厘米，最大达26厘米，最小约10厘米；厚度在5—7厘米。这类石器上刻画有圆形与弧形的图案，形似日月，多数石器的一面为圆形，另一面为弧形；有的两面都为圆形；有的一面有圆形另一面则无图案；个别一面为圆形，另一面为四个圆形连成的月牙形弧线。根据符号组合的不同，将其大体分为两类：第一类两面均有符号；第二类单面有符号。刻符石器数量较多，图案重复率也较高，极可能有着某种特殊的用途。

据喇家遗址发掘领队叶茂林先生介绍，喇家遗址一个房址中出土了一批“刻符石”，大多在房址周围，摆放得整整齐齐，有大有小。有学者整理研究了73个，认为刻符石器是喇家遗址所出石器中的一类特殊现象，属琢制石器，有圆形、椭圆形、近方形等，有部分残缺，且重量、大小不一。多数长15—20厘米，最大达26厘米，最小约10厘米；厚度在5—7厘米。这类石器上刻画有圆形与弧形的图案，形似日月，多数石器的一面为圆形，另一面为弧形；有的两面都为圆形；有的一面有圆形另一面则无图案；个别一面为圆形，另一面为四个圆形连成的月牙形弧线。根据符号组合的不同，将其大体分为两类：第一类两面均有符号；第二类单面有符号。刻符石器数量较多，图案重复率也较高，极可能有着某种特殊的用途。

二十四节气

大雪至 寒冬始

古人云：“大雪，十一月节。大者，盛也，至此而雪盛矣。”大雪，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21个节气，冬季的第三个节气。在每年阳历的12月6、7或8日，大雪的意思是天气更冷，降雪的可能性比小雪时更大了，标志着仲冬时节的正式开始。



进入大雪节气后，我国越来越多的地区会迎来降雪，且雪后气温下降，寒冷加剧。每年公历12月7日左右，太阳到达黄经255度时，即为“大雪”节气。《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说：“大雪，十一月节，至此而雪盛也。”古人把这个节气命名为“大雪”，是因为“雪”是寒冷的产物，代表寒雨天气，这节气的特点是气温显著下降，下雨或下雪。“大雪”名称是个比喻，反映的是这个节气期间气候变化，寒流活跃气温下降、降水增多，并不是表示这个节气期间下很大的雪。但是大雪节气之后，天气会越来越冷，下雪的可能性大增。因此，进入“大雪”节气，预示着雪

将由小到大，降雪天数和降雪量比小雪节气增多，特别是在强冷空气前沿、冷暖空气交汇的地区，雪会下得很大，范围也更广。

我国古代将大雪分为三候：“一候鹖鴠不鸣；二候虎始交；三候荔挺出。”是说此时因天气寒冷，寒号鸟也不再鸣叫了；此时是阴气最盛时期，所谓盛极而衰，阳气已有所萌动，老虎开始有求偶行为；“荔挺”为兰草的一种，感到阳气的萌动而抽出新芽。

明人王象晋在其《群芳谱》中对此有着十分详细且通俗的解释：“大雪，十一月节，言积寒凛冽，雪至此而大也。”

有趣的是，由于我国幅员辽阔以及地理环境的复杂，使得各地在大雪节气期间，通常出现不同的天气景观，如湘鄂等地的冻雨；西北、东北地区的雾凇；江南地区的晨雾；当然免不了还有大范围的暴雪。因此，往往大雪节气一到，处于农闲时节的各家各户便开始忙着腌制过冬的美味，预备着进补，正如民间俗语所说的“小雪腌菜，大雪腌肉”。而这些满怀心意所腌制的食物不光自家享用，大多也成为馈赠亲友的佳品。

中国有着灿烂辉煌并延续至今的农耕文明，对于物候时令的重视从现存著名的“五大农书”中可见一斑。四时的变幻与文学艺术的创作往往是融为一体的，随着大雪节气而来的降温与下雪，不仅催生了许多以“雪”为主题的诗作，也大大丰富了艺术创作中关于雪景的描绘。

唐代诗人王维描绘《袁安卧雪图》，及其雪里芭蕉所体现出的艺术创作的自由性，就曾广为人所称颂。此图虽已不存，但在南唐画家徐熙的《雪竹图》中，我们或许可以体会到相似的意趣。

不畏严寒的不仅有竹子，亦有喜爱雪天的孩童们。今人戴树良与刘金贵的同名作品《大雪》，就描绘了儿童们在雪天堆雪人以及打雪仗的欢快情景。冬日飘雪的室外，成为小朋友们嬉戏玩闹的天然游乐场。而大雪的寒冷，更凸显了阳光的珍贵，在傅仲超的《冬日里的阳光》中，融融的日光不仅温暖着雪中雪白的大地，也透过画面，触动观者的心灵。

在现存的古代雪景图画中，广为人知的还有宋徽宗赵佶名下的《雪江归棹图》。整幅画作用极为细秀的笔触描绘了开阔疏朗的北方江岸雪景，气韵雅润而苍古。在画卷的正中央，一位渔者独自驾着扁舟，面朝着苍莽的雪山。对于这种茫茫雪意的描绘，在今人钟蜀珩的《城市的雪》中我们同样可以感受到。此幅作品虽然施以油彩，却又最大程度地降低了色彩对画面的影响，以大面积的白和灰以及暗色调，营造出一种不断向画面外延伸的空旷美感。

无论是古人还是今人，艺术家的创作，往往发乎性灵，他们用身体感知大雪节气带来的严寒与雨雪，又将之付诸笔端，从而创作出这些隽永的画作。而对于即将到来的大雪节气，我们在感叹自然节律的奥妙时，也更多了一份与古人同赏、今人同庆的快乐。（编辑综合整理）